

生象

法师一惊之下，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

身形疾掠而出，

掌。海天去学过大的

就像一个小太阳神功

浪花。宝象

不由得大吃一惊

道，呼呼风响

食了

多心力

骇电骇电

稳，第四掌又惊的

去！江海天叫道：已

已经经日人到，替唐努珠

海天一交，你扔下少

忽有股浪洋洋感觉，

冰雪在春风之中溶解

左掌连忙推

卷起了一股风柱，双方

天心石之后，时日尚浅

道一绞，一时未能适应

珠穆立足未

劈下

穆接

涧大乘般若

但却无所不

竟似石头在

相反的力

海天究竟

功还未能

这才给宝宝

冰河洗剑录

梁羽生 著

下册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冰河洗剑录

【下册】

（香港）



梁羽生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河洗剑录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
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10.4 重印)
(梁羽生小说全集)
ISBN 978-7-80521-643-0

I. 冰… II. 梁… III. 侠义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78 号

纵横天地网: www.tiandibooks.com

作 者: 梁羽生
责任编辑: 钟 萍 丁树伟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
制 作: 黄桂玲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邮 编: 510600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
地 址: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福威智工业园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27.125 印张 753 千字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6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1-643-0/1·263
定 价: 60.0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第三十回

不意桃源逢玉女 谁知王子是奸徒

天魔教主怔了一怔，纵声笑道：“你现在是羽毛丰满，自己会飞啦！好，我倒要看你怎么样对我不客气。”身形一晃，倏然间衣袖拂到了江海天的面门。

她这一招古怪之极，双手笼在衣袖之中，衣袖未褪，招数已发。对方根本不知道她要攻击哪个方位。

江海天虽然早有防备，究竟经验无多，而且他又是本就无意伤害天魔教主，只准备她一出手，就破了她的招数，令她知难而退的。哪知天魔教主突如其来，用上了这样古怪的打法。

江海天方自心念一动，还未想好如何应付，天魔教主已是出手如电，倏地就抓住了他肩上的琵琶骨，笑道：“乖乖的跟我走吧！”

琵琶骨乃是功夫最难练到的地方，武功多好的人，一旦给人抓着了琵琶骨，也是不能动弹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所以天魔教主才这样洋洋得意。

哪知江海天所练的内功与众不同，天魔教主捏着他的琵琶骨，只觉如同捏着一团棉花一般。江海天冷笑道：“你还当我作小孩子欺侮么？”口中说话，护体神功已是生出反应，一团棉花倏然间变成了一块钢铁，天魔教主的指头都几乎给碰得折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江海天已是反手拍出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天魔教主的衣袖反而给他撕破了。

天魔教主笑道：“好，你的武功已是练得出类拔萃了，可喜，可贺！只是要在我的面前逞强，那还不够！”

就在这几句话当中，天魔教主已接连向江海天攻出了八招，每一招江海天都是识得的，但由于她出手太快，变招极速，江海天竟然给她迫得手忙脚乱。



江海天大怒道：“我当真要不客气了！”双手合抱，划了一道圆圈，这一招名为“须弥六合”，乃是须弥掌法中的精华所在，天魔教主的闪电手法竟是攻不进这个圆圈。而且还感到一股非常强烈的力道，从圆圈中发了出来，向自己冲击，教自己不能向前移动。这有形的圆圈，却似筑起了无形的铁壁。

天魔教主又笑道：“你的内功也不错了，那咱们就再比一比内功吧。”依样划葫芦的也划了一道圆圈，江海天只觉自己攻出去的力道受阻，但却并不感到对方内力的威胁，心里想道：“你至多只是有招架之功，却无还手之力，我何须惧你。”哪知不过片刻，他忽地有懒洋洋的感觉，好像想去睡觉一般。力不从心，想发出十成力道，至多只能发出七成。

江海天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“不好，这天魔教主善于使毒，莫要着了她的道儿。”当下用出闭息换气的功夫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吐纳方法，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，不必吸进外间的空气，只凭体内的真气自然流转。印度有一种魔术师，可以躺在铜棺之内，严密封闭，让人沉入海中，过了几个时辰，再捞起来，仍然可以生存，就是懂得使用这种闭息换气的功夫。但这必须长期练习，习惯了才能持久。江海天未曾习惯，只能支持半炷香的时刻，过了这个时刻，仍然要深深呼吸。

但他只要闭了呼吸，虽然不能持久，情形已是好转得多。原来天魔教主的指甲内藏有一种秘制的迷魂粉，弹指发出，随着掌风吹去，化为氤氲之气，便能伤人于不知不觉之中。现在江海天用了闭息换气的功夫，减少了呼吸，所受的伤害也就随之减轻了。

天魔教主连发三掌，都给江海天挡开，大为惊诧，不知他的内力何以又突然增强，当下也就不敢强取攻势，两人一来一往，又成了相持之局。

江南插不进手，却在一旁给儿子呐喊助威，天魔教主忽地叫道：“复生，你把他的老子也捉了，捉了老子，再捉儿子！”

江南大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老子也捉得的吗？”厉复生怔了一怔，方始省悟他是骂人，怒道：“你才是岂有此理，胆敢讨我的便宜。”



江南见他戟指而骂，心中大乐，正想再和他开几句玩笑，忽觉一股无形的罡气径袭过来，直取他胁下的“愈气穴”，麻痒痒的好难受。原来厉复生也有隔空点穴的本领，不过尚未练到上乘境界，只能在三丈之内伤人。

江南尖叫一声，“卜通”便倒，厉复生冷笑道：“看你还骂不骂人？”一跃过来，伸手便抓，江南叫道：“你当真要捉老子吗？”贴地一个盘旋，突然纵身飞腿，踢厉复生膝盖下三寸的“白市穴”。厉复生不知道江南有颠倒穴道的功夫，险险给他踢中。

但厉复生的武功究竟比江南高出许多，反手一削，立即把江南的连环鸳鸯腿破了，跟着又以大擒拿手法夹着小天星掌力，向江南疾攻。

厉复生眼看就要抓着江南，江南忽地一个筋斗翻了出去，厉复生怒道：“还要跑吗？”飞身追上，连劈三掌，江南也接连翻了三个筋斗，每一次都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。这种古怪的身法是金世遗教他的，用来逃命，那是最妙不过。

只是这样的大翻筋斗，毕竟是大耗气力，厉复生如影随形，一步也不放松，不消片刻，江南已是险象环生。

江海天本来就在担心对方不肯放过他的父亲，果然所忧虑的竟成了事实，这时，他见父亲遇险，哪里还能够专心对敌？可是天魔教主缠得极紧，江海天冲击了五六次，都给天魔教主挡住，竟然冲不过去援救他的父亲。

高手比拼，哪容得稍稍分心？尤其江海天还不习惯于闭息换气，这时心神一乱，再加以猛力冲击，呼吸难免紧张，这么一来，竟是不由得他不张口呼吸，登时又吸进了两口毒气。

江南叫道：“海儿，你快跑回去催唐大侠快来！”他却不想，江海天要是能够跑开，还不先来救他？他这么一叫，江海天更是惊慌，他跑不开，只好发声长啸，吸进的毒气就更多了。

江南接连翻了几十个筋斗，渐觉气力不支，眼看就要给厉复生捉着，忽听得姬晓风的声音叫道：“贤弟别慌，老哥哥来了！”只见姬晓风旋风的疾跑过来，紧紧跟在后面是唐经天夫妇。

姬晓风深知江海天本领高强，心神只是放在江南身上，他最



先赶到，立即便上去相助江南。厉复生一掌拍出，将姬晓风震开三步，一转身，又要去抓江南。

唐经天叫道：“姬大哥退下！”嗖的一声，天山神芒电射而出！

厉复生叫道：“好家伙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拔出玉尺一挡，只听得声如断金戛玉，天山神芒虽然给他打落，他的玉尺也损了一个缺口。这是他的护身宝物，不由得大为心痛。

天山神芒乃是威力极强、无坚不摧的暗器，唐经天见这个少年居然能把他的神芒打落，也不由得大为惊异，他却不知厉复生这把玉尺，乃是乔北溟当年采用海底寒玉所炼的。

唐经天道：“好，你再接我一剑！”声到人到，游龙剑化成了一道寒光，向厉复生拦腰削去，厉复生举尺一迎，只听得又是一阵断金戛玉之声，这回游龙剑和寒玉尺都损了一个小小的缺口。唐经天想不到对方的玉尺沉重得出奇，虎口竟给震得隐隐作痛，当下精神陡长，喝道：“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接得我几招？”展开追风剑法，瞬息之间，发出了六六三十六招，把厉复生杀得手忙脚乱！

唐经天和姬晓风都只想到要援救江南，冰川天女却看出了江海天亦是处境不妙，当下一扬手便发出了三颗冰弹。冰川天女知道江海天的内功已得金世遗真传，料想他不至于被冰弹的寒气波及，这才放心使用的。

天魔教主运气一吹，冰弹未打到她的身上便先爆裂，形成了一圈寒光冷雾，把她和江海天都罩住了。

天魔教主在寒光冷雾笼罩之下，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，犹自可以支持；江海天却如喝醉了酒一般，立脚不定，摇摇晃晃，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，同时却又是牙关打战，格格有声。

天魔教主忽地一声长笑，说道：“多谢你助我一臂之力！”一伸手抓着了江海天的后领，将他提了起来，倏地就冲出寒光冷雾。

原来江海天吸多了天魔教主的蚀骨迷香，早已是头晕目眩，骨软筋酥，正自全力运功支撑，忽被奇寒之气一袭，两下夹攻，登时晕了过去，因而天魔教主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他擒住了。



冰川天女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叫道：“快救人呀！”她不再发冰弹，拔出冰魄寒光剑就追上去，天魔教主把手一扬，飞出一条五色斑斓的彩带，将冰川天女阻了一阻，随即发出啸声，金毛狻应声而至。

那条彩带名为神蛇索，是以毒蛇的口涎和药炼成的毒带，腥风扑鼻，难闻之极，横卷过来，冰川天女轻功绝顶，内功又高，立即闪开，并无受伤损。姬晓风却恰巧碰上，虽然也立即闪开，但被那股腥气一冲，却不禁哇的一声，将隔宿酒饭都呕了出来，一阵昏眩，竟然撞着了一棵大树。

唐经天正自杀得厉复生手忙脚乱，忽听得妻子的呼喊，也是大吃一惊。厉复生乘机脱身，脚踏天罗步法，一个“之”字盘旋，走出了唐经天剑光笼罩的范围之内。跨上了金毛狻，也随着天魔教主跑了。

冰川天女虽是轻功卓绝，但金毛狻其行如风，岂是人力所能追上？唐经天接连发出两支神芒，第一支被厉复生用玉尺反手打落，第二支则根本追不上金毛狻，在后面掉了下来。转眼之间，两只金毛狻已是跑得无踪无影。

唐经天扶起姬晓风，给他吞了一颗碧灵丹，解开毒气。不久陈天宇夫妻也骑了宝马到来，原来他们夫妻在路上截住了这两匹马，但这两匹马怕了金毛狻，直至闻不到金毛狻的气味，才敢跑来的，所以反而来迟了。

姬晓风破口大骂，冰川天女更是引咎自责。反而是江南安慰他们道：“祸福有定，听那天魔教主的口风，也似乎并不想伤害吾儿，只不知她是何用意罢了。咱们还是按原定计划，赶到金鹰宫去，只要会见了金大侠，定然可以把海儿救了回来。”众人无计可施，当然也只好如此。

且说江海天昏迷过去，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觉清风拂面，花香袭人，江海天吸了几口新鲜空气，十分舒服，徐徐的张开眼睛，只见绿草如茵，繁花似锦，白云片片，鸟鸣嚶嚶，眼前所见，竟是一片赏心悦目的大好风光。

江海天不禁大为奇怪，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

游目四顾，远处是一片白茫茫的湖水，周围是葱茏苍郁的树木，这才知道处身之地乃是湖中的一个小岛。

江海天尚自有点晕眩，好在林中到处都是流泉，他掬取清泉，洗了把面，精神为之一爽，暗自想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竟似世外桃源似的？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来了。爹爹呢？姬伯伯呢？怎的全都不见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，该不是梦吧？”

他定下心神，慢慢的想了起来，想起了昨天在路上碰见天魔教主，想起了那一场恶斗，不禁蓦然一惊，心道：“莫不是我着了天魔教主的道儿，被她擒了？但怎的连天魔教主也不见呢？”

他的记忆渐渐恢复，便越来越是惊喜，暗自想道：“决不会错了，我在失去知觉之前，确是被那天魔教主抓住，是落在敌人的手中了！他们费尽心机将我拿获，却何以又将我一个人抛在这儿？”

江海天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暂时抛开不想，便在小岛上漫无目的的乱走，想看看岛上是否另外有人。

岛上的花草树木都似经过修理的，但江海天到处乱走，却一直不见有人。树林里发现有几棵果树，树上结有鲜艳夺目的大红果子，却叫不出名字。江海天正感到有点腹饿，便向那一丛果树走去。

正自分开枝叶，忽见那一边的繁花密叶之中，有一角红墙，半隐半现，江海天大喜道：“原来是有人家的！”正想出声叫喊，忽听得一声娇叱，突然有个女子从花树丛中钻了出来。

江海天吃了一惊，只见那女子已拔出了一把宝剑，剑光闪闪，直指到江海天的面门，怒声斥道：“我不要再见你们，给我滚回去！”

江海天忙用天罗步法闪开。忽觉这少女面貌好熟，就在这时，那少女也似乎极为惊诧，“噫”了一声，突然把剑势煞住，叫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江海天心头扑通一跳，蓦地叫道：“你不是莲妹吗？”那少女也几乎同时叫道：“你不是海天哥哥吗？”

这少女正是江海天日思夜想的谷中莲！他做梦也梦想不到竟



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见面!

他们二人乃是青梅竹马之交，隔别了将近十年，忽然在这孤岛相逢，都觉得大出意外，彼此对望了一眼，都乐得跳了起来。尤其是谷中莲在孤岛上寂寞多时，一旦故友重逢，简直乐得忘形，忘记了自己已长大成人，是个大姑娘了，她毫不避嫌，就似小时候与江海天玩耍的情景，拉着他的双手，就大叫大嚷起来。

江海天正有无数疑团，要向她发问，谷中莲突然面色一沉，摔开了江海天的双手，喝道：“滚开！”

江海天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莲妹，你怎么啦？你不高兴见我？”谷中莲道：“谁是你的莲妹？你、你——”接连几个“你”字，似乎怒得喘不过气来。

谷中莲变得如此之快，江海天简直莫名其妙，睁大了眼睛问道：“你不认我了？”谷中莲怒声说道：“谁认你这没出息的奴才！”

江海天叫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纵然没有出息，但却决不至于是个奴才，你怎么可以开口骂人？”

谷中莲睁大了眼睛，仔细地打量江海天一眼，见他穿着常人服饰，不禁纳罕问道：“你不是马萨儿国国王派你来的吗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连马萨儿国的国王都没有见过，这话从哪儿说起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若不是国王的鹰犬，怎知我在这个地方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本来就不知道你在这里的呀！”

谷中莲道：“那你是怎么来的？没人送你来，你自己飞来的吗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也不知怎样来的？我被天魔教主擒获，一觉醒来，就在这小岛上了。”

谷中莲半信半疑，说道：“你这话太过离奇，我可不敢相信！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几时骗过你来？要是我说谎话，老天爷罚我嘴上长个大疔疮，永远开不了口。”他小时候与谷中莲玩耍，每逢触犯了谷中莲，谷中莲就要他这样赌咒，他如今一急，不假思索，又把小时候说惯的咒语拿出来了。



谷中莲“噗嗤”一笑，满脸怒气，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说道：“不是看你自小老实，我还真不敢相信你呢！”

江海天喜道：“你现在相信我了？”

谷中莲点点头道：“你是怎样被天魔教主擒来的？”

江海天将昨日的遭遇说了一遍，谷中莲道：“他们为何如此好心，将你送来此地，与我会面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呀！你呢，你又怎么会在此的？这岛上还有别人吗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我也是给人擒来的。”原来她和师父谷之华刚踏进马萨儿国的国土，便给八个武士拦途截击，她们寡不敌众，结果谷中莲遭擒，谷之华无力救她，只能自己仗剑冲出重围。

谷中莲道：“我最初被他们送入王宫，他们、他们要我、要我……”

江海天道：“他们要你嫁给王子，是么？”

谷中莲诧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你先说了你的故事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我不肯依从，把那国王骂了一顿。国王动了怒，就要杀我。有个番僧和他在一起被他称为国师的却劝他道：‘这样美貌的姑娘，杀了未免可惜，但关在宫里，也怕有麻烦，不如把她送到百花洲孤岛上去，外人决不知道那个地方，要想救她也不能够。等她几时回心转意再放她回来。看她一个小姑娘能支持多久？’国王听了他的主意，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。”谷中莲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。

江海天道：“你别发愁，咱们想法子出去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我倒不单是为了被囚禁而发愁……嗯，你不是外人，我告诉你一件秘密，你可知道师父为什么带我到马萨儿国来？”

江海天心里暗笑：“我早已知道了。”但却不作声，静听她说。只听得谷中莲说道：“我师父怀疑我是马萨儿国前王的女儿，因此带我到这小国来，用意就是想访查真相的。我一到来，马萨儿的国王就派人捉我，看来师父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的了。唉，倘



若我真是前王的女儿，现在的国王就是我的杀父仇人了。我无力报仇，反被仇人欺侮，焉得不恼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这国王也算胆大，他竟敢要仇人的女儿作自己的媳妇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还不止这一点可疑，我关在这里将近一月，他曾派过不少人来套问我的口风，看我对自己的身世秘密知道了多少。似乎他们是在害怕前王有什么重要的秘密落在外面似的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你碰见了你的哥哥么？”

谷中莲双眉一竖，道：“我哪来的什么哥哥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在路上碰见你的哥哥，国王要你做媳妇的事情，就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说他已经见过你了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是说那叶冲霄吗？他不是我的哥哥！”

江海天大为惊愕，说道：“你是否因为他将仇人当作义父，故此不肯认他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不是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哥哥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怎么不是？当初马萨儿国大乱，你被丘岩救走，他被叶君山救走，虽然长大了各自一个姓氏，却确实是孪生兄妹，这些事情，你师父没有告诉你吗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正要访查我那哥哥的下落。但我却不能胡乱认一个人作我的哥哥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叶冲霄的身世来历都符合了，何以你一口咬定说他不是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他不会捏造吗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还有一点显而易见的是：他的相貌也和你很为相似呀。”

谷中莲冷笑道：“天下相貌相似的人多得很，何足为奇？”江海天见她固执己见，甚为不解。

谷中莲道：“这小岛上有一幢建筑，本是国王的夏宫，现在就只我一个人居住，寂寞极了，你来了正好，可以陪我。”当下便带引江海天往她居住的地方。

江海天道：“他们没有派人看守你吗？”



谷中莲道：“想来当然有的，不过没有露面。有一次我想造一个木筏，没有造成，第二天早上，便给人毁了。可见这岛上还藏有别人，所以你要特别小心才好。”

谷中莲又道：“这夏宫里藏有许多粮食，每隔三几天还有人给我送新鲜的蔬菜来。他们本来还派有两个宫女服侍我的，我嫌她们啰唆，也怕受她们的暗算，第二天就把她们赶走了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你自己会弄饭吗？”

谷中莲笑道：“我还会烧菜呢，今晚我就弄两样可口的小菜给你接风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不会烧菜，但我会煮饭，可以帮你的忙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依稀恢复小时候的光景，谷中莲笑道：“要是咱们无法脱困，你就要陪我在这里过一世了。”

江海天也笑道：“这里无殊世外桃源，就是在这里过一世也很不错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但你的爹爹和我的师父却要在外面急死了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是呀，所以咱们还是得想个法子脱身。”

谷中莲忽道：“海天，你跟金大侠学艺多年，本领很不錯了吧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还不成呢。怎么，咱们刚见面就要伸量我吗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不是我要伸量你。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打赢那叶冲霄？”江海天道：“我和他交过两次手了，他的武功确是不弱。”

谷中莲好生失望，道：“你输了？”

江海天笑道：“还好，两次我都恰好胜他。”

谷中莲大喜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就有法子脱身了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怎么？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那叶冲霄冒认我的哥哥，每隔三两天就要来劝我一次，有时是他一个人来，有时是几个人来。我气恼极了，可是我打他不过，没法阻止他上门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你不高兴见他，要我给你挡驾？”

谷中莲笑道：“不，有你在这一里，这次我正巴不得他快点来。”



他当然是乘船来的，我对付他的从人，你将他拿着，迫他送我们出去。”

江海天拍一拍腰，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

谷中莲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的宝剑失了，想必是给那天魔教主拿走了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脱困之后，再去找那天魔教主回宝剑吧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不，没有宝剑，我就没有把握赢得那叶冲霄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可以埋伏暗处偷袭他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这不是大丈夫行径。”

谷中莲生气道：“他们用尽阴谋诡计陷害咱们，你还要讲大丈夫行径？”

江海天道：“好，那就依你，好坏试它一试吧。”

江海天忽又叫道：“好在白玉甲还在身上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咦，你干什么？”

只见江海天将衣裳一件一件脱掉，原来他发现白玉甲还在，一阵狂喜，迫不及待的就要脱下来送给谷中莲。

待听得谷中莲那么一嚷，江海天才猛地想起来，他和谷中莲都已是长大成人，不能像小时候的毫无避忌了。他面上一红，连忙说道：“你背转身，我有一样好东西送你。”

谷中莲“咕咕”的笑得有如花枝乱颤，说道：“你叫我想起你的爹爹来了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怎么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爹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是光着屁股的。你如今倒是光着背脊，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”江海天也听父亲说过这件趣事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江海天除下玉甲，将衣裳穿好，说道：“这是乔北溟所遗留的三宝之一，穿在身上，多锋利的刀剑也刺不进去。我师父叫我送给你的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自己留着吧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这是你的东西。我在路上已经沾了你的光，借用这件宝甲，避过好几次灾难了。”



谷中莲推辞不掉，只好收下，说道：“可惜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。”忽地低垂粉颈，若有所思。

江海天笑道：“咱们是自小一起玩的，你还和我讲什么客气？你还记得吗，小时候你会爬树，我还不会，掏鸟蛋啦，摘果子啦，都是你弄了来分给我的，我叨光你的东西已不少了。”江海天只道她过意不去，却不知道她正在想另外一件事情。她想了又想，终于决定了还是暂时不说。

两人说说笑笑，不久就到了谷中莲的住所。

江海天笑道：“哎，这么大的房子，你一个人住，晚上不害怕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起初几晚，我晚上都不敢睡觉。好在他们倒没有来骚搅我，渐渐也就习惯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江海天又发现屋中的一根柱子，刻有许多刀痕。

江海天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我怕忘记日子，每过一天，便在柱上刻上一道刀痕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昏迷了不知多久，正想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”

谷中莲数数刀痕，说道：“我来到岛上这天是七月十日，这柱上有二十八道刀痕，嗯，今天应该是八月十二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这儿离马萨儿国的国都大约多远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我被他们押来，先是乘车，大约走了一个时辰，后来坐船，大约半个时辰。看来不会超过五十里。”

江海天大为骇异，说道：“原来我昏迷了不过几个时辰，我是在五百里外被擒的，只不过几个时辰，他们就将我送到此地，金毛猿的脚力真是快得惊人！”

江海天又道：“今天是八月十二，金鹰宫的会期那就是大后天了，我爹爹和姬怕伯他们是一定能赶上的，只可惜咱们是凑不上热闹了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那也说不定，倘若叶冲霄这厮在这两天内到来，咱们将他拿着，就可以脱困了。”

日影渐渐西移，余霞散绮，湖面泛起一片金光，谷中莲有点



失望，说道：“今天只怕没人来了。咱们先弄晚饭吃了再说。”

江海天帮她弄饭，谷中莲果然烧了四样精美可口的小菜，吃得江海天啧啧赞赏。

谷中莲笑道：“你的饭可烧得很不好呢，有一大半都烧糊了。”

两人正在说笑，谷中莲忽道：“你听，橹声咿呀，有船来了。”

江海天走到窗口一望，果然正有一只小船驶来。过了一会，小船靠岸，只见只有一个人走上岸来。

谷中莲大喜道：“正是那叶冲霄，他不带随从，更易对付了。你赶快躲起来，听我以咳声为号，立即出来袭击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想再问他一问，我怀疑他真是你的哥哥，他屈身事仇，只怕另有隐情。”

谷中莲怒道：“你怎么不相信我，我说他不是他就不是，你还问什么？时机不可错过，你倘若一问，偷袭就不成了。你瞧，他就快来到了，快躲，快躲。”江海天尚在迟疑，谷中莲已不由分说地把他推到帐后。

谷中莲把碗碟匆匆忙忙地收拾起来，免得给人瞧破是有两人吃饭。刚刚收拾妥当，只听得叶冲霄已在叩门道：“莲妹，我又来看你了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这门是虚掩的，你就请进来吧。”

叶冲霄推门进来，笑道：“怎的今天这样客气，你肯认我做哥哥了吧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说你是我的哥哥，却为何老是帮着外人来欺负我？”

叶冲霄道：“怎么是欺负你，我劝你嫁给太子，这也算是欺负你吗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想借我求取荣华富贵，好不要脸！”

叶冲霄哈哈笑道：“荣华富贵，我早就已经有了，何需费力寻求，我是马萨儿国的干殿下，官居‘执金吾’大将军，父王待我有如亲生骨肉，我的权力比太子还胜三分。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你贪慕荣华富贵，尽管做你的干殿下好了。你是我的哥哥也罢，不是我的哥哥也罢，我决不沾你半点



光。”

叶冲霄歪着眼睛笑道：“何以你不肯嫁给太子？嗯，莫非你早已有了意中人了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可要请你走啦！”

叶冲霄忽道：“金世遗有个徒弟名叫江海天，是和你自幼相熟的吧？”

谷中莲暗自一惊，心道：“难道他已知道了江海天在我这儿？”当下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叶冲霄淡淡说道：“不怎么样。这人我也是认识的。他和终南山欧阳仲和的女儿早已私订终身，他的未婚妻子已经到了这儿，正在盼望他来。”

谷中莲变了面色，说道：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叶冲霄道：“没什么意思。不过我知道你和江海天是青梅竹马之交，想必对他有点关心，所以告诉你这件事情罢了”

谷中莲道：“多谢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叶冲霄道：“那么你的心意转了没有？咱们到底是兄妹，你若嫁给太子，咱们兄妹就可以聚在一起了。你一个孤身女子，浪荡江湖有什么好？”

谷中莲冷笑道：“我就是宁愿浪荡江湖，也决不愿向马萨儿国的国王低头！”

叶冲霄道：“咦，这可奇怪了，你怎么似是与国王有仇恨似的？”

谷中莲冷笑道：“你是国王派来向我探听秘密的吧？”

叶冲霄露出迷惘的神情，说道：“什么秘密，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呀。咦，你有什么秘密？”他边说边把身子挪过来，背脊正对着江海天藏匿的方向。

谷中莲忽地一声咳嗽，江海天早已忍耐不住，倏地就跳了出来，叫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做了马萨儿国的干殿下就心满意足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本来应该是太子的，你是马萨儿国前王的儿子，现在的国王是你的杀父仇人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谷中莲满以为江海天一跑出来就会向叶冲霄袭击的，所以她

